

长篇历史小说

王阳明

(修订本)

袁仁琮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长篇历史小说

王阳明

(修订本)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王阳明/袁仁琮著.—成都:巴蜀书社,2009.9

ISBN 978-7-80752-404-5

I.王… II.袁… III.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 第 100136 号

王阳明——长篇历史小说

袁仁琮 著

选题策划 何 锐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谢春雷

封面题签 袁仁琮

插 图 刘 峰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028)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028)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四川机投印务有限公司 (028) 87487333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10mm×148mm

印 张 19.625

字 数 52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80752-404-5

定 价 4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初 版 序

廖公弦

王阳明是我国明代中叶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哲学家和文学家。生于成化八年（1472），卒于嘉靖七年（1529）。这一时期，人民和统治者之间，统治者内部以及民族矛盾和斗争空前激烈、尖锐。这样的社会现实，对王阳明的影响很深。王阳明是晋代右将军王羲之之后，出生于官宦世家，但是，又被推到生活的最底层。复出以后，屡遭谗害。因而，做一个异于流俗的人是他的毕生追求。他研究佛家、道家、儒家学说，研究兵法，长于词章，而主要是研究圣人之学，也就是研究圣人的思想观点以及是怎样成为圣人的。在他看来，要成为圣人，就必须“去人欲，存天理”；必须不断地进取；“格物”以“致知”；必须“知”与“行”合一，而不能分离；而“致良知”则是修身的最高标准。这是他广泛地继承我国文化遗产，特别是“遍读考亭之书”之后，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和思索而形成的完整的思想体系。也就是后人所说的阳明心学。阳明心学尽管有不合理的一面，但仍不失为我国思想史上的一块丰碑。阳明心学影响广泛、深远，至今，仍然是海内外学术界的研究热点。王阳明为了传播他的观点，广收门人。大凡所到之处，都创设了书院。至于门人创办的书院就更多了。阳明先生治学严谨，富于创新，教授方法灵活，讲究实效，对于推动我国教育的发展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王阳明不失为一代思想巨人，这个思想巨人走的是曲折复

杂的人生道路，而且富于戏剧性。作家袁仁琮同志把这一丰富复杂的内容用小说的形式再现给读者，实在是值得庆贺的。出现在这部小说中的王阳明是个极为复杂的人物。他是世宦之家子弟，却经受了生活的磨炼；他接触劳苦大众，到贵州和江西，都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实事，深受老百姓尊重和爱戴，却又镇压了江西、福建等地的农民起义；他忠于皇帝，处处维护朝廷利益，却被误解、被谗害，几蒙不白之冤。总之，王阳明是个有血有肉，性格内涵丰富的人物。作品涉及生活面也很广，从大内到劳苦百姓，从普通人士到重臣，从忠良到佞幸，从地方到军队，都作了生动的描绘，是明代中叶社会生活的缩影。尤其应当肯定的是作家用重笔描写了王阳明富于开拓进取、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的精神，而这种精神，于今天又是特别需要的。这部书很值得一读。

1950年代，我和仁琮在大学同学四年。当时，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思想境界较高的人，一个在文学领域执著追求的人。在那个年代众所周知的偏激潮流中，他头脑清醒，未曾因为推波助澜而悔恨终身。后来，仁琮果然在教学领域、文学领域里作出了显著成绩，而且老当益壮，至今笔耕不辍。而我，确多少有些疏懒了。

1997年12月写于贵阳照壁山

廖华钊，笔名廖公弦（1937—2003），出生于贵州绥阳。1961年毕业于贵阳师范学院（现为贵州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任贵阳市文联主席，中共贵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花溪》文学月刊主编，贵州省文联副主席，当代著名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要作品有诗集《山中月》、《美人醒来》、《山与我们合影》、《廖公弦诗选》、电影文学剧本《毕昇》（与戴明贤合作）、《玄奘》、《飞向火星》。

目 CONTENTS 录



初版序	廖公弦 001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22
第三章	067
第四章	099
第五章	139
第六章	175
第七章	216
第八章	242
第九章	271
第十章	286
第十一章	308
第十二章	342
第十三章	368
第十四章	418
第十五章	455

第十六章	483
第十七章	513
第十八章	554
第十九章	592
附录:我与画家刘峰	608
袁仁琮创作备忘录	612
初版后记	620
修订本后记	622

第一章

1

公元1506年的京城，寒冷似乎来得特别早。立秋刚过，已满目萧条，早晚冷得叫人打战，大有寒冬即将降临的势头。这种反常情形的出现，不知究竟是祸还是福，京师人不禁惶惶。

大内的确在酝酿一场祸乱，但正德皇帝（明武宗朱厚照）自己还蒙在鼓里。用过早餐，刚回到书房，贴身太监刘瑾说：“皇上，您知道眼下是什么季节吗？”

正德想一想，说：“夏天？”

刘瑾说：“皇上，夏天哪有这样冷？”

正德说：“那么，是冬天了？”

刘瑾说：“皇上，哪里就到冬天了？”

正德说：“绕什么弯？说吧。”

刘瑾满脸讨好的笑容，说：“爷爷，正是万里无云，天高气爽的时候呀。”正德听了，长长地“啊”了一声。

一段时间来，顾命大臣内阁大学士刘健动辄以祖训来规劝少年天子正德，要他不要遗忘父皇临终时的嘱咐，好好习儒术，做个贤明君主。不但如此，还不时抽出四书、五经中的某些话要他解释，或者背诵某些内容。有好几回，他出了丑，解释不了，也背不出。他不知道这老头肚里会有那么多货，不看书也倒背如流，哪儿都蒙不了他；更恼恨自己老记不住，老分心，

他真有点受不了啦，盼望这种审问似的学业检查快点结束。刚才，这位严厉的老先生问了一连串问题，他断断续续地回答了，一定是回答得不流利，不准确，老先生的脸才上了一层霜，听完，禁不住叹口气，说：“皇上虽然聪颖过人，如此荒疏，如何是好啊！”

正德讨厌这个须发灰白的老头子，但他是顾命大臣，父皇在病床前当面把自己托付给他和谢迁、李东阳三人，不敢摆皇上架子，只好收收心，用心去啃那些乏味的子曰诗云。所以，他已有许多日子没有外出了。其实，最清楚正德行止的就是刘瑾，清楚而偏要问，用心只有刘瑾自己明白。

虽说正德已十五岁，登基好几个月，但没有一点人君的样子。想到担子落在肩上，自己得像父亲那样没完没了地听报告，处理事，批奏折，头就疼得厉害。只有和刘瑾等大小太监在一起的时候，才像脱缰的马，只要他高兴，要怎么玩怎么疯都行。刘瑾对他来说太重要了。连正德自己也奇怪，一个小小司礼监太监，居然斗鸡、遛狗、放鹰、狩猎、音乐、豢养豺狼虎豹，什么都会，又能事事都顺着他，他想得到的，刘瑾已经替他想到，他没想到的，刘瑾也替他想到，真是天下难求的知心人。听刘瑾发问，把正拿在手里玩弄的一只精致绝伦的笛子放下，一脸苦相，说：“你有什么好主意？”

刘瑾忙上前打躬说：“皇上这些日子读书太辛苦，该歇歇了。”

正德没有正眼看刘瑾，不管怎么说，刘瑾不过是贴身太监，不能失了身份，冷冷地说：“有屁就放，绕什么圈子啊？”

刘瑾连说：“是是是，皇上不知，今年秋天来得特别早，才交秋，郊外已经一片红，好看极了。”

刘瑾听皇上在他面前冒出粗话来，愈觉得他和皇上之间的关系远不是刘健、谢迁这帮迂夫子可比的，试探说：“皇上年纪还小，一天要忙这么多事务，够累了，老东西还这么逼……”

正德忽然变了脸色，说话也不好听了，说：“老东西，这话是你说的吗？”

刘瑾忙低眉顺眼，说：“奴才的意思是，皇上该出去散散心了……要是皇上累出病来，我这个当奴才的，就是碎尸万段也抵不了这罪过……”

正德心里骂道：“就你嘴巴会说。”

正德一想到外面，心思全野了，但还是怕不讲情面的刘健说他荒疏学业，将来当不好皇上，治不好大明天下，有负于先皇，有负于天下，等等，说：“还是别去了吧，朕不想听人数落不是……”

刘瑾听正德说“听人数落不是”，潜藏在心里深处的那点硬东西忽然膨胀了不少，隐隐作梗，好像胃痛发作。

尽管弘治帝、明孝宗朱祐樘生前对儿子寄予厚望，费尽心机管教，朱厚照还是老不醒悟，根本不知道他不愿受祖制、祖训约束，沉溺于嬉戏的怪癖正在被刘瑾一伙太监所利用，正一步步向可怕的泥潭边缘滑去。刘瑾知道这时正是正德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只要加一把火，就会向他们靠拢一步，他说：“皇上真的是忙得自己生病都忘了？”

正德一时没转过弯来，愣愣地看眼前这张再熟悉不过的老妈脸，刘瑾提醒说：“皇上是不是受风寒？昨天晚上还发烧来着呢……。”

正德不想读书就装病，已不是头一回。而且常常先缺了课，再由刘瑾跟刘健说缘由。“感冒”明明是刘瑾编出来骗刘健的瞎话，但正德想的是瞎话是刘瑾为他才编的，忠心难得，没再说话。不说话就是赞成，正德这德行，刘瑾再熟悉没有了。下面该做什么，没必要再问。问也白问，正德说不出什么道道。去哪里玩，如何玩，由他安排妥当，到时候来迎驾就是了。能堂而皇之地出去更好，不行，先出宫再说。只要皇上玩得高兴，谁能奈何！

刘瑾刚离开，刘健进来。

刘健是洛阳人，进士，文渊阁大学士，当朝首辅。学问精深，正直，敢说敢干，先帝朱佑樘每每采纳他的意见，都取得良好效果。和刘健同朝辅佐正德的还有谢迁、李东阳。谢迁，进士，浙江余姚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谢迁高风亮节，思维敏捷，善于辩论。李东阳，湖南茶陵人，进士，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善于谋略。朝廷上下对他们三人作过这样的评价：李东阳善于谋略，刘健善于明断是非，谢迁长于机辩，对明朝都忠心耿耿，又各有所长，一起辅佐朝政，可说是上苍所赐。三人都是弘治手里留下来的老臣，正德知道他们资格老，有学问，有能耐，凡朝廷重大决策，一定要和他们商议，不可由着自己脾气胡干。但正德对他们的了解远不如刘瑾一伙。刘瑾深知这三个老家伙在朝中的地位，知道他们不好对付，要在朝中占一席之地，不除掉老东西不行；要除掉，硬来不行，只能在少年天子身上打主意。

刘瑾一伙人的绝妙主意已经在正德身上实施几年，有了怎样的变化，正德自己不清楚。看得清楚的是刘瑾一伙和刘健等三位顾命大臣，他们双方站到敌对方面，已经身不由己，而且正在酝酿着一场大较量。不管这场大较量对明朝，对百官和老百姓祸乱有多大，都在一步步地逼近。

以往，正德早朝退下，用过早膳，稍事歇息，即由内侍送书案到文华殿，再听侍讲官讲解。这天，正德和刘瑾多说了些话，又牵挂着到郊外面去玩，把这事忘了。刘健在门外等了多时，不见皇上到来。看见刘瑾从殿旁门出来，猜想这贼一定又在皇上跟前鼓捣了，见到正德，得尽量心平气和一些，免得惹

皇上生气。正德以为刘健又有什么事，问：“先生，有事刚才你为什么不说呢？”

正德说的“刚才”，说的是早朝的事。刘健知道正德又犯糊涂了，这天根本没上早朝，他怎么说？刘健说：“臣等了半个时辰还不见圣驾临经筵，才特地过来看看。”

正德这才想起早该去听讲了。每天都这样：早朝、早膳、听讲、批红，这日子真不是人过的，这天，他无论如何也不想再听讲了，说：“刘阁老，朕今天身体实在不济，就免了吧。”

刘健极迅速地扫一眼正德脸色，明白正德一定又是听了那贼的怂恿，要变着法到郊外游乐，他一定要把这把戏戳穿，说：“皇上龙体不适，臣叫太医来吧。”

正德连忙摇头，说：“那帮老家伙，看病没本事，过场不少，朕不想见他们。”

刘健说：“皇上，有病还是早治的好。”

正德不高兴了，脸拉得长长的。不过，他不好太给刘健难堪。得罪了三位老臣，真的有了什么大事，他是无论如何担不起的。这么想着，口气和缓下来，说：“朕没多大病，不用担心……稍歇歇，自会去的，何须刘阁老亲自来？”

话说到这份上，刘健不好再说什么，走出大门，但是，脚步格外沉重，一个不好的预感又顽强地冒上来：弄不好大明要坏在这伙贼的手里。

刘瑾躲在背处，等待刘健出殿，走远了，认定不会很快返回，才又从小门进来见正德，说：“皇上，若果值此金秋时节举宴于南郊，放鹰，比箭，必定特别有趣。”

打发走了刘健，正德情绪轻松了许多，说：“朕都快闷出病来了，你去安排吧。”

刘瑾说：“请皇上放心，奴才一定让皇上满意。”

说着，要退下，正德朝他招手，说：“机密不可外泄，千千万万，让那几位阁老知道了，可不是玩的。”

刘瑾想一想，干脆说：“皇上既然怕几位阁老，就别出去了
吧，万一出了纰漏，奴才担待不起。”

刘健刚回到自己宅第，谢迁和李东阳进来了。先帝把正德托付给他们，就等于把大明江山托付给他们了。他们闭了眼不说，活着的时候要是有个闪失，就是碎尸万段，也难谢罪于天下。少年天子沉溺于声色犬马，身边又围着以刘瑾为首的一伙太监，什么坏点子不出？实在让他们担心。大明的命运，共同的责任，使他们彼此肝胆相照，有话直说，不绕弯子。有什么事，都习惯到刘健家里来。谢迁和李东阳还没坐下，刘健就发牢骚说：“皇上越来越疏懒了，明明看他脸色红润，硬说身体不适，书也不读了，长此以往，我担心他玩物丧志，不理朝政，大权旁落，重蹈覆辙。”

刘健说的“重蹈覆辙”，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明正统年间，宦官王振专权，大批忠良惨遭陷害。正统十四年（1449），瓦剌贵族军入侵，宦官王振挟持英宗率军亲征，至山西大同，听说前方失利，慌忙撤退。撤退途中，王振要求英宗临幸他的家乡蔚州，至土木堡，遭遇瓦剌军，英宗被俘。幸而贵州务川人、随军巡按御史申祐舍身冒充英宗，替他赴死，英宗才得以脱险。这个教训太惨痛，三人每谈及此事，心里都不是滋味。谢迁说：“我们正是为这事才来的。我刚才路过鹰房旁边，看到好几个内侍在忙乎，想必是皇上要跟那班家伙外出了，所以去找李阁老，一起到您这里来。”

李东阳说：“我也听到过皇上要出去的话，不过不是今天，是昨天。”

刘健说：“看来酝酿已久，难怪皇上这几天读书心不在焉。”

李东阳说：“皇上本来不错，秉性聪颖，完全可以做一番事业。”

谢迁说：“可恨的是这帮家伙，他们用这种方法引诱皇上，

让皇上沉湎于声色犬马，荒废学业，不理朝政，年深日久，即可不费一兵一卒，江山可得，窃国者历来如此。”

刘健说：“他们的用心是十分清楚的，只是不知怎样才能让皇上醒悟？”

谢迁离开座位站起来，说：“先帝把皇上托付给我们，也不能看着皇上走到邪路上去，我去面见皇上，直言相谏。”

李东阳说：“皇上会听得进吗？”

“那怎么办？”谢迁有些急了。

李东阳捋捋乌黑的胡须，说：“我们单独规劝皇上已不是第一次了，并不见有多少成效。”

谢迁忍不住了，说：“李阁老，有什么好主意你就直说吧。”

李东阳说：“我们都是先帝留下来的老臣，负有托付重任。朝廷内外百官无不盼望皇上圣明，这是人心所向。我们三人并非孤立无援，应该联合一些忠臣，写一份奏章，直述意见了。”

听李东阳这么说，两人立即表示赞同。只是在具体细节上有些争议。刘健、谢迁主张把矛头直接对准刘瑾一千阉宦，指出他们与历史上汉代的十常侍，正统年间的王振乃一丘之貉。他们蛊惑圣上，以便其私，若纵而不治，将来必然益发肆无忌惮，危害社稷。李东阳想写得委婉一些。但刘健和谢迁都坚持己见，也就同意了。当下写成奏折，按行文规矩送交礼部，再由礼部转呈正德。可是三人从上午等到晚上，没有要召见他们的消息。李东阳说：“性急了也办不了事，这样的大事，也要让皇上想想才行。”刘健、谢迁觉得也是，于是，暂且分手。

3

正德荒疏学业，懒于朝政，沉醉嬉戏游乐，亲宦官，疏朝臣的情形，不光刘健、谢迁、李东阳这三位顾命大臣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大凡不愿意看到国家招致祸乱的朝臣和一些正直的宦官都捏了一把汗。前不久，太监崔昊向正德奏请卖掉长芦盐场（位于河北、天津渤海一带）支剩的一万二千引盐，去江南督造龙衣。朝廷明文规定，盐只能由朝廷专卖，收入只能用来开支边防军饷，不能挪作他用。国库空虚，北方不宁，军用开支吃紧，户部尚书韩文常常为此焦头烂额，还等着卖那一万二千引盐来应急呢，皇上这么糊涂，怎么说卖就卖了？再说，制龙衣用得着那么多银子？消息一传出，这位为银根吃紧操劳过度，脸色发黄的当家人急得在房间里打转，匆匆出门，去刘健府上谈了这件事。刘健连忙请来谢迁、李东阳商议，写了奏疏，四人同时签上姓名，一致反对崔昊去催讨支剩的长芦盐，恳求皇上收回成命。刘健资格最老，骨头最硬，大家推他把奏疏亲自送给正德。正德接过奏疏，匆匆看了一眼，放在几案上。

刘健瞥见少年天子的神色不大自然，怕话说重了把事情弄糟，说：“皇上有所不知，大明明文规定，卖盐的收入只能用作边防军饷，谁也不能挪作他用。”

怕说重了惹皇上恼怒，却偏偏没能控制这嘴，刘健有点后悔，但已无可挽回。正德果然愠怒地看他一眼，说：“朕知道。”话秃秃的，带着火气。正德心里想，你们几个倚老卖老，管天管地，管到朕头上来了。本想训斥几句，又怕惹火众老臣，忍了。

刘健回到自己宅第，谢迁、李东阳、韩文都在焦急地等候。刘健是个实在人，把刚才跟正德说的话以及正德不自然的神色说了，说：“皇上为什么同意卖长芦盐，可能和建豹房有关，不然，不会面有怒色。”

说实话，事情到了如此地步，谁去见皇上，说话都很难不走嘴，大家反倒你一言我一语地安慰刘健。

这是几天前发生的事。刘健、谢迁、李东阳、韩文为制止卖盐，坐卧不安。十多天过去，才由内侍传出圣旨，同意卖长

芦盐场支剩的一半，作制龙衣之用。这道圣旨传出，刘健、谢迁、李东阳、韩文大眼看小眼，哭笑不得。为什么非得卖盐？非得动军用银两？这例一破，日后谁都可以说卖就卖，大明边境一旦有事怎么办？正德这样做，无异于传出这样的信号：他们这些老臣说话，在皇上心里变得无足轻重了。

抗争了半天，皇上还是同意卖掉长芦盐支剩的一半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长期来压在忠臣们心上的石块忽然重了许多，慢慢地从忧虑与无奈之中醒悟过来，明白了与其让刘瑾一伙一步一步把皇上拉过去，让他成个傀儡，大权旁落，众臣坐以待毙，不如趁早把那伙贼除掉。这些想法，刘健、谢迁、李东阳私下议论过，只是觉得时机未到。就在刘健、谢迁、李东阳、韩文上奏疏之后，礼部尚书张升接着上了谏疏，规劝正德不要亲宦官，远朝臣；长芦盐场支剩的盐不能卖，不能违背大明律令。给事中陶谐、胡煜、杨一瑛、张衿，御史王涣、赵佑，御史李光翰、陆昆也不约而同地上奏章。这些情形，刘健、谢迁、李东阳、韩文不久也知道了。

像预约了似的，张升进韩文宅门不久，给事中陶谐、胡煜、杨一瑛、张衿进来。韩文为人清廉，随和，朋友多，陶谐等人经常去他府上。见他们约了似的一同进来，韩文让过座，说：“你们一来就是几个，让刘瑾一伙看见了，又不知道要在皇上跟前咋嚼舌了。”

陶谐、胡煜、杨一瑛、张衿在言官中骨头最硬，陶谐甚至写了遗书，随时准备赴死。听韩文这么说，笑了，说：“要是怕死，就不当这言官了。”

胡煜笑了，说：“陶大人骨头最硬，敲都敲不断的。”

陶谐回应说：“别笑我，你也是写了遗书的。”

胡煜分辩说：“这些王八蛋什么坏事做不出来，我是怕突然来了什么事，来不及安排。”杨一瑛喜欢开玩笑，说：“有什么

好安排的，你如果有个三长两短，你老婆跟我就是，保管满意。”

胡煜朝杨一瑛呸了一口，说：“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瞎说一阵，气氛倒轻松不少。

刘瑾一伙动作越来越大，正德三天两头外出，不理朝政，言官们心里焦急，到韩文这里来讨主意，由陶谐把来意说了，韩文说：“这事得跟几位阁老商量才行。”

陶谐说：“几位阁老才上奏疏，闹半天，同意减半卖，是什么事呀？”

韩文说：“这就算不错了。”

胡煜说：“这样修修补补的不解决问题，那帮贼，不除掉不行。历朝历代，坏在阁宦手里的社稷有多少？先帝尸骨未寒，大明江山不能就这样丢了！”

韩文坚持说：“不管怎么说，也要先跟三位阁老商量才能动作。”

陶谐性急，说：“韩大人，你就快些去吧，我们等着。”

跟着，胡煜、杨一瑛、张衿都催韩文，韩文说：“我去找阁老们商量不难，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大人，这种事决非儿戏。皇上听大家劝谏好办，如果不听，反倒更加纵容那班贼，我等即死无葬身之地，不可不慎而又慎。”

4

韩文这里，满宅第忠心耿耿的臣子愁得脸都黑了，正德和刘瑾一伙却正在郊外玩得痛快。正德穿一身素服，骑一匹白色高头大马。刘瑾一伙游侠打扮，紧跟在后面。一出皇城，正德就大喊大叫：“啊，出来有多好啊，整天干那些劳什子，都快把朕闷死啦！”喊罢，朝马屁股狠抽一鞭。白马本来性烈，挨了重